

The Tower of Five Glories

A Study of The Min Chia of Da Li, Yunnan

苍山
和
洱海
第一章



在连接中国和缅甸的茶马古道的北面，在滇西的崇山峻岭中，有一块狭长的、富饶的稻米之乡镶嵌在苍山和洱海之间，这里就是大理——民家（白族）的家。在云南，民家是人口最多、最文明开化的少数民族群体之一。民家同时也分布在靠近洱海北部源头的河谷地带、洱海东部的山丘上以及苍山以西的漾濞河河谷地区。在洱海西北方向的鹤庆地区，甚至再往西在靠近湄公河^①地区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他们居住的这块土地呈楔形，楔形的顶端当属洱海的南部，从这向北延伸直至金沙江上游的石鼓峡谷地带。这其间的南北距离约 160 公里，楔形三角的底部是从位于东部的鹤庆到位于西部的澜沧江流域地带，由东向西的距离也大致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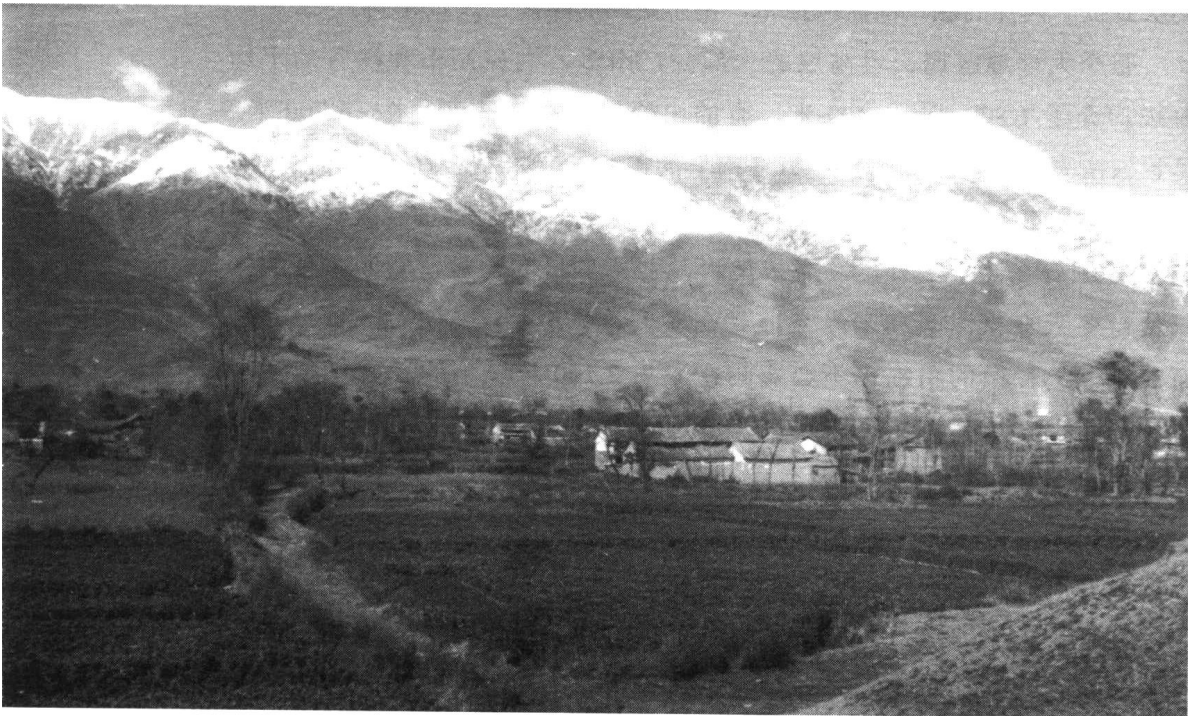
整个大理地区属云贵高原的一部分，山多，高原湖泊和峡谷的平均海拔均介于 1,800 米~2,400 米，有的山峰海拔高达 3,000 米~4,200 米。尽管云南海拔高，但却享有“云之南”的美称，它暗示着整个云南气候温和，四季如春。云南的南部处于热带地区，但是民家所处的位置是在北纬 25 度，刚好在热带之外。高海拔地形减弱了夏日的酷暑，而亚热带的气候使得冬天变得温暖和阳光充沛。在夏天，气温极少超过 26℃~27℃，而在冬天，轻微的霜冻也不会影响在海拔 2,100 米以上的地方种植橘子树。在滇西，海拔一旦超过 4,200 米的地方总是常年积雪，而处于相同海拔高度的苍山，每年到了 6 月份积雪就全部融化了。

滇西受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的影响，季节和气候与中国的其他省份都各不相同。实际上，在这里一年只有三季：干季，从每年的 10 月下旬开始，到第二年的三月下旬结束。这期间，白天气候温暖，夜晚气温较

低，大部分时间都没有雨，但每隔三四个星期天气也会偶尔变化，接下来会有 2~3 天阴天，整个坝子有时会有绵绵细雨，而在海拔 2,700 米以上会出现降雪现象。像这样的情况在整个干季最多只会出现 3~4 次，这就是云南所谓的冬天。第二个季节是热季，从 3 月下旬到 5 月下旬，除了偶尔有阵雨外，大部分时候气候干燥，天气晴朗，白天温度不超过 29℃，而夜晚则不会低于 15℃。剩下的时间是雨季，从 5 月底或 6 月上旬开始，一直持续到 10 月份，这使得 10 月份显得特别的潮湿。有时在 11 月份，特别是在湄公河和萨尔温江分水岭的西北地带^①，也会下大雨。这时候，气温将比四月份低得多，连绵的阴雨会持续一个星期或者 9 天以上，而且几乎每天都下雨，当然偶尔也会天晴。这个季节的天气，气温低，空气湿度大，就像英国夏天的天气一样的糟糕。

除了雨季外，干燥晴朗的冬季和短暂温和的春季，滇西无疑是最适宜居住的地方之一。这里没有干旱，也很少有严重的霜降，尽管雨季降雨量偏多，但从未过量。大理坝子上位于海拔 2,000 米左右的地区

苍山古雪映衬着田园风光



可以尽情享受这种四季如春的气候。但在北面更远一些的民家居住区，在漾濞河上游河谷中和鹤庆地区，气候条件就有所不同了。这些地方的海拔更高，不低于 2,400 米。靠近丽江的玉龙雪山，处在和西康接壤的地区，海拔高达 6,000 米以上，这使得这个地区冬季寒风凛冽，而长年的降雨量相对其他地区有所增加。冬季，如果把在大理坝子上耕种的农作物放到 96 公里以北漾濞河上游河谷的剑川地区，这种冬季作物根本无法存活。在海拔 3,600 米的地方，大雪将把所有的道路封锁起来直到来第二年 4 月份才融化。

大理坝子，实际上属于一个高原湖泊盆地，也是整个云南高原最具典型的代表。云南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喜马拉雅山脉—西藏的延伸部分。由东向西直到印度北部的山脉，在转向北部时形成一个巨大的断裂带，这个断裂带在地理位置结构上，将西藏与中国的其他疆域分开来。而在这里有一个峡谷（尽管它的地图还未完全勘察清楚），其间流淌着一条源于西藏高原的河流，它汹涌澎湃向南直奔大海。云南高原成为了这些河流的分

苍洱毓秀大理坝



水岭，使得澜沧江、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②向西流入印度洋中。与此同时，湄公河和扬子江^③分别从南部和东部流入中国海。云南整个高原位于长江西北部和澜沧江的西南部之间。云南高原上的河水都注入到这两条河内和另外两条源于云南高原上的河流——西江和红河。西江流至广东入海，而另一条红河则流经河内直到印度支那的沿海海防（haiphong）^④。

从北到南连绵不断的山脉把整个高原割成带状。山上到处覆盖着郁郁葱葱的森林。在山脉之间狭长而又深不可测的峡谷之中，形成了高原盆地。在有些高原盆地积蓄了大量的水，而有的地方则由于水泄后而形成一块肥沃的坝子。这些地区可大面积开荒耕地，也适合较多人口居住。这些坝子被人烟稀少的山区分割开来，而在这些山区低矮的山坡上布满了松树和灌木，而在山顶上到处都是针叶林、竹林、杜鹃花和高大的落叶乔木。大约每隔 80 公里就有这样一座山岭把湖坝分隔开来。就在这些山脉的山谷中居住着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民族。由于长时间的封闭，即便是到了汉族统治已长达 600 年的今天^⑤，也没有因为与外面世界的接触而有所改变。

洱海北部的龙首关（今大理上关）遗址



在苍山和洱海之间就有这样一个湖坝，这就是大理坝子。它长 56 公里，宽仅有 3 公里~5 公里。大理城位于苍山最高峰的山脚下，离河岸约 3 公里。苍山海拔 4,200 米，比大理坝子的海拔整整高出 2,100 米以上。整个坝子南北走向，西靠苍山，东临洱海，在洱海的东面有一群山脉从洱海上升起，并将整个坝子从四面环绕起来。

在坝子的南北两头，洱海逐渐变窄，一直延伸到山脚，从而形成了两个著名的通道：龙首关和龙尾关。龙首关在最北部，是古代的要塞上关。高处的城墙矗立在洱海之滨和深不可测的山谷之间，一直延伸到苍山的另一侧。从北面河谷进攻大理的敌人就必须先攻克这一关口。离上关 56 公里往南走，洱海从苍山的狭缝中奔涌而出，就在这悬崖边上，横跨一座天生的石头桥，这便是龙尾关。它是通往缅甸的古代驿道，而今已变成了一条崭新的公路。河水川流而过的狭窄河道上已经新修了一座石头桥，桥的两端是下关的两个要塞，起到防御的作用。这座石头桥和两个要塞是从南面和西面进入大理的惟一通道。

形似耳状的洱海，长 48 公里，宽 3 公里~8 公里，水深可以通航。船是洱海上主要的交通方式，它不仅联系着大理南北两边的坝子，还把洱海东西岸连接起来了。在东岸，骡马小道穿梭在岩石和丘陵之间并一直通向金沙江上游。在下关，龙尾关不仅控制着东西走向通往缅甸的马帮古道，还控制着南北走向通往大理的通道。这条道路是连接西藏东部和滇西南茶叶产地的重要通道。因此，几个世纪以来，下关在商业上的重要性和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是不分上下的。

在西部，苍山像一道天然的屏障挡住了几乎所有能进入大理坝子的通道，而惟一的一条羊肠小道对骡马来说太狭窄、太陡峭，而且每年有半年的时间积雪封山，只有砍柴和烧炭的人才会走它。而在其他地方，悬崖绝壁像刀削一样，雨林茂盛的树林中无路可寻。有一些山路可通向山顶，但西边的山势比东部的更险恶。因此，要想穿过这些山脉是不可能的。

从下关往北走 16 公里便是大理，它是所有附近县的县会，是整个地区政治和军事的中心。大理城有 2 万居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它在

公元 7 世纪到公元 8 世纪是南诏国的首府，当时的南诏国非常强大，疆域包括了现在云南省的大部分地区。作为行政中心，大理混居了不同的民族，其中包括回族（以前的人口比现在多得多），从四川来的移民，汉族和民家通婚后的后裔。还有人口至少占三分之一的民家，散布在坝子附近的一百多个村子里，除了一些回族村子外，其余的全都居住着民家。

大理坝子，虽然易守难攻，但并不算得上是云南高原上最大最富饶的地方。它的面积约 256 平方公里。它比云南省东部的云南府（昆明）小得多，也比西部的保山坝子要小。保山坝子原来是一个干涸的湖泊。挤在苍山和洱海之间的大理，从东到西不足 5 公里宽，在一些地方可耕种的面积小而且狭窄，但西部高耸入云的山脉却源源不断地提供着足够的水源，从山涧流入洱海的水一年四季从未间断，这是一些被小山丘包围着的湖坝所无法比拟的。高山和湖泊的平行共存也带来了一些不利的方面，这使得在冬季这里的风特别大。

从山上呈扇形冲下的泥石流夹杂着大量的石块，吞没了很多可耕种的

陡峭的苍山像一道天然的屏障



土地。这些石块和风化物不断积累，在山脚下形成了一块约 1.5 公里宽的岩石斜坡地。这样的土地可以用来放牧牲畜，但却不能用来耕种。当山泉从苍山顺势而下的时候，它们被分成无数道细流。这些泉水迂回穿梭，灌溉着苍山和洱海之间的无数块农田。毫无疑问，这种古老的灌溉方式把原来的沼泽地改造成了梯田。这些梯田在无形地向洱海倾斜。这样，民家完全不依赖湿润的季风，就可以尽情地享用大自然的恩赐，用苍山上一年四季不竭的泉水来浇灌他们的农田。

相反，靠近洱海边上的民家却最害怕迟到的季风带给他们土地的影响。洱海水在干季和雨季快结束的时候落差达 2 米，而到了春季，洱海水的水位却比邻近的农田要低出 1 米~2 米，这样一来，农民就不能用海水来灌溉农田，可顺势而下的苍山上的溪水，早已被一路上的农田吸食殆尽。因此，如果有时季风来晚了，近海边的农田插秧的季节要比山脚下的农田晚三周左右。而在有些雨水较多的年份，海边的土地将面临被水淹的危险。由于龙尾关狭窄的出水口，海水不能够及时地排出，海水会淹没平坦如底的西岸。只要海水不超过稻穗的高度，就不会造成任何经济损失，而像这样的情况是很少发生的。由此看来，靠近洱海边上的土地，表面上看起来比坝子里的土地好，实际上，比起靠近山那边的土地来，在价值上要略弱一筹。

在云南，大部分地区的土壤都是以石灰岩为主要成分的红土，而大理坝子上的却与众不同。云贵高原的表层覆盖着大量的石灰层，但是大理坝子是从表层下的花岗石中破石而出，因此它的土壤是深黑色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构造使得大理坝子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频繁的地震。干季在大理常常有微弱的地震，尤其在冬季绵绵细雨后更是频繁。1925 年春天发生的一次非常强烈的地震，给大理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洱海附近的村子中有很多人在这次地震中丧失了生命，再加上洱海的兴风作浪，更使得他们雪上加霜。当地县志记载了在几个世纪前大理坝子曾发生了几次严重的地震，但直到 1925 年，甚至在这之后，都再未出现过较大的地震。

除了经常被水淹没的沿海一带种植了一条狭窄的杨柳树林外，整个大理坝子的土地都被开垦成耕地了。为了赢得更多的耕地，村子尽可能建在离岸较远的地方或是建在山脚下，甚至那条非常重要的、约 2 米宽、石板铺成的马帮路也绕山而行。在穿过村子和稻田时，这条路极其狭窄，而且总是沿着灌溉渠的方向行走。除了那些靠近海边经常被水淹没的地方，还有离灌溉渠太远的地方用来种菜外，其他的土地很少被用来种植市场需要的蔬菜。稻谷是这里的主要经济作物，这是其他任何一种农作物所不可代替的。为了种植水稻，整个坝子的地质土壤结构都被艰苦地改造过了。

洱海的西岸平坦肥沃，杨柳倒垂，富饶的村落点缀其间。与此相比，洱海东岸则是从深不可测的水中突兀而出，荒芜贫瘠。在这里，怪石嶙峋的山丘要高出水面 750 米，而比海平面要高 2,500 多米。洱海东岸的地理形态和气候与西部截然不同，连云南常见的石灰岩在这个地区也大面积地呈现出来。经过风化侵蚀之后，那儿几乎没有留下一点植被和土壤。东岸山丘的表面布满了风化的岩石，锋利如刃，只有小块的红土地散布其中。

洱海东岸 —— 当年荒芜贫瘠的地方



由于降雨主要集中在靠近苍山的西岸，所以东岸显得十分的干燥，再加上土地的贫瘠，只有在极少数与洱海连接的峡谷里才可以进行耕种。但在另一方面，东岸的气候却非常适于栽种果树，在有足够土壤的地方，有很多果园里种植着梨和桃，在更远的东部还有柑橘。

朝着洱海的东南方向行走，山丘逐渐退去，浮现在眼前的是矗立在湖畔的凤仪坝子。这个坝子位于定西岭，并沿着红河和湄公河®的分水岭顺势而下。它是民家最南端的居住区，在定西岭东部的弥渡坝子上再也找不到民家的身影。民家居住的东部边界不是很明确，在山的东部是宾川坝子。宾川，正如它的名字，居住的都是来自四川的移民，而山丘的大部分地方都没有人居住。位于闻名遐迩的鸡足山的祝圣寺附近的村庄（鸡足山是东部山脉中最高的山峰，其海拔为 3,300 多米）也居住着民家。尽管寺院里的和尚是来自外地不同省份的汉人，但这个地方本身，却是藏族朝圣的圣地，这在人种学上是一个尚待解开的谜。

在洱海的北面有一条叫西洱河的河水顺着河谷注入洱海®，这个坝子叫洱源（即洱海的源头），这里也是民家居住的地方。尽管这里比大理坝子高很多，但由于苍山挡住了强劲的风，使得这里的气候比大理更温和更适宜。洱源坝子是一个稍微小一点的高原湖坝，到处都是温泉，泉水中饱含了丰富的硫矿物质，当地人用原始的方法把它精炼出来当药物出售。再往北，越过 2,700 米的山脉，就是漾濞江河谷和它的高山湖坝——剑川坝子，这是民家最后一个重要的居住区。他们的方言对大理人来说是很难懂的，由于交通不便利以及连绵不断的山脉，仅短短 96 公里的距离，就将大理和丽江这两个湖坝截然分开，也使得这两个地方的人不相往来。

虽然民家的周围也居住着其他人群，东部的宾川坝



行进中的洱海渔帆

子居住着来自四川的汉族，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群体，譬如纳西族住在北部的丽江地区，但民家与他们的邻居很少有来往，这主要是由于富庶而人口稠密的坝子往往被人烟稀少的山区所间隔开来。还有一个原因是它们之间遥远的路途，彼此交往得通过马帮来进行。而马帮运输既缓慢又成本高，使得每个坝子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与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截然不同的是，这些坝子在政治上却是高度统一的，它们都隶属于中国的一个省份，服从云南省政府的领导。省的下面是县和区，它们比英国的郡略小。整个民家居住区被划为 8 个行政区：大理，洱源，凤仪，邓川，剑川，鹤庆，兰坪和云龙。洱源东部地区受宾川行政区的管制，但宾川并不是主要的民家居住区。类似的，在兰坪和云龙的西部也有一些地方是非民家居住区。在这里，行政界线并不根据民族的不同来区分，而是依据地理特征来划分的。

元朝皇帝忽必烈征服南诏、大理国已六个多世纪，这期间，尽管朝代更迭，滇西却一直在中国的版图内。南诏国以大理为首府，我们将在以后的章

洱海西岸绿树掩映的村庄



节中讨论南诏王朝在何种程度上是一个民家的王朝。但必须说明的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大理坝子上的居民即民家并不是野蛮的原始部落。民家以种植水稻为生，他们居住在最适合水稻生长的土地上，极少居住在山上，对在山地上耕种和畜牧他们一窍不通。在云南，除汉族外的其他民族都住在山上，而河谷和河坝则居住着汉族或是在语言和风俗上已经汉化的人种。因此有理由相信，当元朝皇帝和他以后的明朝皇帝征服南诏时^⑥，他们已经意识到大理坝子上的农田已经完全被勤劳能干的民家开垦过了，对统治者来说，与其将土地没收，不如将它们租给农民使用，然后再让农民向国家交税更划算。

住在大理城的汉族官员以及士兵和商人（他们后来往往与本地人通婚），称他们为“民家”、“庶民”、“平民百姓”，和他们用来对其他操着奇怪语言的本地民族的称呼相比，这些称呼并没有歧视的意思。因此，民家是汉语的称谓，当民家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交流时，他们决不会使用这个称谓。根据不同的地区，他们对自己有着不同的称呼。在大理坝子里，大多数称自己为“shua Ber Ni”，意思是“说白话的人”，有一些称“白人”。在云龙的西部是“白王子”，这可能是使用最长久的名称，意思是“白王之民”。这里所提到的名称与肤色没有任何关系。和汉族一样，对于民家来说，用“白色”这个词描述人种的用法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在他们看来，东亚人种和欧洲人都是相同的肤色，只有印度人（或者假定他们见到过黑人）才能被称作“黑人”。这种看法不是不对的，中国西部肤色较浅的山里人头发很黑，脸盘具有蒙古人的特征，这是区别他们同欧洲人的鲜明特征，而并不在于他们的肤色之别。

民家人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用“白”这个字来称呼自己。有人认为源自那个神秘的“白王”，在这儿流传了许多关于他的传说。这名称正如现在流行对傣族称呼为“白衣”一样，都很可能与他们早先爱穿白衣有关。如今，民家和傣族都已无此习俗，在普通措辞中名称是否恰当已无关紧要了，在人们头脑中，区分不同民族最重要的依据是语言，即说白话的是民家，说汉语的是汉族。这种情况与威尔士恰恰相反，只要是长久居住在威尔士的人，不论是否说威尔士语，都是威尔士人。在大理，只要他说民家话，那么他是农

家；如果不说民家话，那么他就是汉人，即使他的母亲被公认为地道的民家，而且会说地道的民家话，他还是被人当汉人看待。

事实上，在这里不存在复杂的民族问题，这种少有的现象让人感到惊奇。对于欧洲人来说，这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在这儿，人们不但没有根据不同的民族来把自己区分开来，也很少会想到把民族问题作为区分他们和他们邻居的因素。有无教育和语言能力，才是衡量个体身份地位的标准。不论是汉族移民、地方官员或民家本身，在政治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如果一个民家可以读写汉字，事实上很多人都能做到，他就可以胜任任何一个汉族可以胜任的政府职位，同样这也适用于云南其他部落。住在大理的所谓汉人，除了一些新近从四川移民来的商人外，实际上或多或少都是民家人的后代。

在这个问题上，惟一有点不同的是穆斯林。令人惊讶的是，历史上这个群体是元朝随同忽必烈征服云南时的中亚雇佣兵的后裔。穆斯林们仍奉守自己的宗教习惯，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团体。他们没有自己的语言，他们说汉语或者民家话，但他们绝不和非穆斯林联姻，也不接受任何非穆斯林的盛情宴请。这个群体曾经很强大，但在 1874 年回族起义失败后^⑨，成千上万的穆斯林遭受了一次血腥大屠杀，其力量逐渐衰落。如今的穆斯林是一个并不算太穷的团体，他们主要从事商业和运输业，当然他们也拥有土地并饲养牲畜。大多数穆斯林都说汉话，也有四五个说民家话的回族村庄分部在大理坝子中。他们在体型上还是有较为明显的特征：云南的穆斯林大多有较高的鼻梁。

民家缺乏强烈的民族感，这一点使外来的游客认为他们是一个非常汉化的民族，很难与汉人区分开，尤其是大理的民家能说两种语言，这更加深了外来人对他们的这种印象。其实，他们都大错特错了。白语本身，虽然借用了汉语里的很多词汇，但完全根据汉人毫不理解的特定的规则发音，半数以上的词汇和语法完全不同于汉语。由于白语没有，也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文字，毫无疑问，在若干世纪的历史变迁中这种语言发生了若干变化。但是仔细考证一下它的词汇和语法，在他们今天的语言中有三个非常显著

的特点：

1. 非汉语的多音节词汇，可称为“古民家话”。
2. 类似广东话的单音节词汇，可称为“古汉语外来语”。
3. 汉语外来词，源于云南方言，但根据民家话的规则发音。

这三种因素被广泛地运用于三种不同的词汇分类中：“古民家话”用来表达比较简单原始的概念。例如，常用动词、动植物名称以及身体名称，还有介词。很多古民家话的词汇都是多音节，更准确地说，听起来是多音节的。由于民家话无文字记录，所以只能通过分析音节来判断是单音节还是多音节。如果一个词的音节拆开，这些音节不能形成单词，那么这个词称为多音节词汇；如果这些音节可以单独存在并可以和其他音节组成一个新的词汇，那么这个词就不能真正算做多音节词汇。

举一个例子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些区别。

Gudaiji，民家话“喉咙”，这是个多音节词汇。因为如果把“**Gu**”或者“**Dai**”或者“**Ji**”单独分开的话，它们都不能形成单独的词汇。**Dao-ser-dser-domo** 这一长串民家话，是大拇指的意思。这是一个由三个独立词组成的复合词，“**Dao**”是“大”的意思，“**Ser-dser**”是“手指”的意思，“**domo**”是“之前”的意思，连在一起意思的是“在前面的大的指头”。这个词汇有趣地证明，民家话清楚地指明大拇指的重要性以及它与食指并存的事实。

民家话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单音节词汇有些和汉语中的相类似，我把它命名为“古汉语外来语”。这部分词汇与相应的广东话的词汇非常接近。一般公认，广东话保留了很多古汉语的发音方式，可以认为这部分民家话采用的是很久以前的汉语。当时在云南定居的汉人所说的语言与现代广东话相似，而与现代普通话则相距甚远。

在这一类的词汇中包括了很多动物的名称，一些动词和一些抽象词汇。例如：**der**是“东”，**ser**是“老鼠”，与汉语的“**dong**”和“**shu**”相差很大。但是“**ber**”，是北，“**sai**”是西，“**gai**”是鸡，“**gai**”是碗，还有“**ngur**”是奶牛，“**mer**”是马，与汉语和广东话都很接近，从以下列表可以看到：

民家话	拼 音	广东话	中 文
ber	po		北
sai	hsi	sai	西
gai	ohi	gai	鸡
gai		gai	碗
ngur	niu		奶牛
mer	ma	ma	马

第三类民家话，也是数量最多的一类，来源于云南官话。它稍微与中国北方和西部都说的方言有点不同。这一类的民家话包括了现代术语、中国地方名称以及一些抽象名词和动词，还包括了许多日常生活用品的名词。

虽然源于汉语的词汇很容易分辨出来，但对于不熟悉民家话的汉人来说大都还是听不懂，由于这些外来语按民家话的规则来使用和发音，很多都改变了。在民家话里没有 n, ng 这样的尾音，汉语中的这些常见尾音在民家话里被取消了。民家话很少有 n 开头的字，和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一样，民家把 n 开头的字发成 l 音。在汉语里像 wang 和 nan 总是被民家改成 wa, la 来发音，那些有 ing 和 eng 结尾的被转换为 io 和 o。“南京”一词在民家话里变成了“lachiou”，汉族是无法听懂的。即使如此，它还是属于外来语一类。Chen 变成 tso, cheng 也一样，shengcheng 即省城，意为“云南省首府”，对民家来说是 So Tso。

下面的简短词汇表包括了民家话中的三种不同类型的词和相对应的汉语，我们用它来说明民家话与汉语的异同点：

古民家话

民家话	汉 语	英 文
Dilulu	Ying	Hawk
Digulai	Chiao Shu	Squirrel
Salagai	Huangshu	Locust
Serdserler	Hai zi	Boy

Niepi	Jih, Yat	Sun
Shier		Clay
Gao	Hu, Hai	Lake or Sea
Lao	Shang	On
Dso	Shang	Up
Urdaobai	Hou	Behind
Boru	Hou	After
Gupu	Chiao	Leg

古汉语外来语

民家话	汉语	英语
Kwa	Kou	Dog
Sur	Shan	Mountain
Mo	Meng	Dream

云南方言外来语

民家话	汉语	英语
Zer Do	Chih Tao	Know
Wai Shieh	Wei Hsien	danger
Dsua Jia	Chuang Chia	Crops
Tsu Miu	Tsung Ming	Intelligence
Mier Dser	Ming Tzu	Life
Yao Jiu	YaoChin	Important
Fa Ni	Fa Lu	Law
Da Biu	Tang Ping	to enlist as a soldier
GaiBieh	Kai Pien	to change

可以看出，民家话在介词的运用上比汉语更丰富，而这些词是从古民家话成不变地承袭下来的。在民家话里有很多表示不同含义的介词，英语里